

文化视野

会亭镇的红色记忆

本报记者 白鹏

文化时讯

睢县举办庆祝 建党百年诗歌朗诵会

本报讯 (记者 彭浩 通讯员 徐泽昌) 5月22日晚,中原水城睢县华灯初放,清风习习。由睢县关工委联合县委宣传部、教体局、县文联主办,睢县凤翔教育集团承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永远跟党走”诗歌朗诵会在睢县第三高级中学体育场隆重举行。市关工委、河南省诗歌学会有关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及该校师生8000多人欢聚一堂,气氛热烈。

活动在《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歌声中拉开帷幕。朗诵会分为歌颂党恩、家国情怀、尊师重教、家风家教、五老天地等五个篇章,所诵诗赋均由睢县原人大常委会主任、县关工委主任、商丘市诗词学会会长徐永学精心创作。来自首都朗诵艺术团和睢县朗诵家协会的朗诵家们声情并茂地对作品进行了精彩演绎。两个小时的高潮迭起,现场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红党史馆创始人张雪峰先生和前来接受红色教育的大学生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白鹏 摄

市关工委主任庄敬山对睢县关工委下一代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认为睢县关工委是创造经验的地方,在徐永学的带领下成功举办此次朗诵会,彰显了睢县广大“五老”心中有党、心中有国的思想情操和乐于奉献、老有所为的精神境界。

省诗歌学会名誉会长孔祥敬在发言中对徐永学的创作给予高度评价:他是一位站在豫东大地上纵情歌唱的诗人。近些年来,他一只手持高举古诗词继承的大旗,一只手高举新诗呐喊的大旗,在两种诗体创作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几年时间,他出版了三本诗集,创作了几千首诗。从诗中,能够读到炽热的赤子之心、家国情怀,让人对他敬佩、敬爱、敬重。

参加诗歌朗诵会的师生们对活动交口称赞:这场朗诵会所诵作品源于生活,饱含真情,有的诗让人心潮澎湃,有的诗催人泪下,具有很强艺术感染力,听了很有共鸣,深受教育。动人的诗篇加上朗诵家们声情并茂的演绎,让人充分感受到声音的力量,品享到一场视听文化盛宴。

商丘作家作品 入选《风雨英雄路》故事集

本报讯 (记者 班琳丽) 近日,由河南省作家协会与海燕出版社合作的《风雨英雄路——写给青少年的党史故事》顺利出版,商丘有5位作家的5篇作品最终入选该书。

省作协副主席南飞雁在序言中指出:在百年来的伟大征程中,河南这片热土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孕育了“大别山精神”“焦裕禄精神”和“红旗渠精神”,中原大地的百年党史蕴藏着极为丰富生动的教育素材,尤为值得书写与弘扬。

商丘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涌现出大批的革命烈士、仁人志士。经党史专家反复遴选,入选该书的5位作家的5篇作品分别是,《永城青年烈士陈永生》(杜素焕)、《芒砀山绝地突围》(刘秀森)、《大王庄抗日十七壮士》(郭义方)、《三送军鞋》(梁永琦)、《万碧山风》(班琳丽)。

夏日红阳,枣林华翠。5月14日下午,夏邑县会亭镇红党史馆和会亭博物馆院子里近百棵百年古枣树林,迎来了商丘师范学院“建党百年大学生党史宣讲团”的同学们。在会亭镇红党史馆馆藏的几百件红色文物和上千本史料中,大学生代表们挑选了5件代表性文物集体学习、史料讲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一次次英勇善战的故事,用镜头记录了发生在夏邑县会亭镇的“新四军骑兵打坦克”“激战唐双庙日伪军”“淮海战役小推车精神”等无数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

依据会亭镇红党史馆(会亭博物馆)所收藏史料,综合夏邑县党史馆和会亭镇文化站长周明欣所提供的会亭镇红色文化史料认定,会亭镇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根据地。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自徐州、萧县、夏邑县以北、沿陇海铁路西进商丘为主力部队,与另一支南路侵华日军由蚌埠、蒙城进犯永城,攻陷永城县城后,紧接着夏邑县城失守。日军与伪军汉奸联军继续分南北两路西犯商丘、开封方向,南路日军继续沿着永商公路经永城马牧集、会亭集六里饭棚、会亭集继续西犯商丘。短短23天时间,商丘全境陷落,豫东商丘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惨遭侵华日军的凌辱杀戮,发生抗日战斗



6月10日,为迎接庆祝建党百年文艺汇演,夏邑县文艺志愿者在天龙湖广场排练节目。 本报记者 韩丰 摄

文艺评论

追思,或诗语轰鸣的空谷之声

——读张西礼长篇小说《家在河南槐树营》札记

□ 夏 汉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在方言中,语言是有根的。他总是反映着属于本土的语言,在乡土乡情的言说中,栖居着家乡与语言的在场(参见海德格尔《思的经验》)。作为一个内外兼修的人,要成为文学写作者,童年的故土,脚下的土地乃至母语所能指认的远方而构建的本土意域都会成为他的出发与终点,或者说,这一切才是一个作家生命的、语言的和文学的场域。

在当下语境里,脚下的土地既有现实的考量,比如此刻作者所立身之地——大到城市、乡村,小到居住之所;也有个人历史的安身之处,那就是故乡及其文化的熏陶。这几乎是任何作者都会依赖的或无法摆脱的空间与地域。而内审审视则是一个作家的文学姿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张西礼的长篇历史小说《家在河南槐树营》才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张西礼的长篇小说《家在河南槐树营》,就是一部以母语叙述着家乡乡远的历史与风土人情。作者把故事设置在宋金对峙的年代。地处河南东部的普通村寨槐树营,西靠东沙河,南临隋唐大运河通济渠古道,数万株槐树包围着,风清气幽,神秘而安定。宋朝名将李刚之后李媵厌倦了官场倾轧,辞官隐居于此。本想同家人过普通百姓的平凡生活,而生逢乱世,灾难接踵而来。抗金英雄岳飞、秦琼、李存孝等名将,相继被金兵追杀,逃进槐树营,被李媵救下。自此,以粘罕儿木为首的金人屡次进入槐树营,以抓捕软肋为

之距挺身而出,掩埋了尸骨,带领十数个幸免于难的老弱妇幼逃往南方,遂成为客家人。可以说,与这个情节的缜密设计,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才铺开。一般而言,在长篇小说中,除了深刻的主题挖掘与故事的铺设之外,人物形象的丰满个性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这里既关涉到人物性格,也跟内在的精神气质有所关联,乃至直指人性的深处。在《家在河南槐树营》里,作者对于众多人物个性的描述中,有一点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仗义,这实质上构成了豫东人的秉性,我们几乎在所有普通人那里都感受到了这种普遍的禁锢,杨妙真只能默默离别。梁三姐为掩护姐夫韩世忠大举撤离,率五百人马断后阻击金兵,兵败于芒砀山中,被逃难的私塾先生温玉泉救下,一同回到槐树营。两人真心相爱,组成家庭,收养一女,本该幸福美满,无奈金人入寨,梁三姐为保全而断臂,温玉泉以瘦弱之躯保护心爱之人而丧命。又逢黄河水患,瘟疫流行,天灾人祸一齐向中原袭来。槐树营人在李媵等人的带领下,度过一次又一次灾难。后人败退,元军又来,粘罕儿木为逃避元军追杀,与老母一起逃到槐树营避难。他忏悔前恶,乞求饶恕。槐树营人宽宏大量,捐弃前嫌,终于收留了粘罕儿木母子。在对抗元人的斗争中,粘罕儿木却慷慨赴难。为报复槐树营人,曾多年为赖家管家的无人密探,雷曾带领元军围攻村寨,手下人放火烧了寨中佛寺安乐寺,大火不可控制,蔓延村寨,槐树营变成一片废墟焦土。李媵在危难

不成,邱小妹夜走黄河故道,孟奇星夜追趕,继而发生了一系列故事,而随着情节发展,历经危难,两人情感愈深,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却又一波三折。被作者描述得曲折生动,引人入胜,写出挚爱之人的复杂心思与行为。其次,是妙真大师与李媵的邂逅相遇,逐渐产生的感情:李媵伤病之中,妙真师傅给李媵嘴对嘴喂药、喂奶的情形尤为感人;还有一条爱跟爱有关的线索,那就是南方落难女孩张梅北上寻亲被土匪草上飞路遇强奸而怀孕、生产,草上飞得知后悉心照顾,洗心革面。

投奔义军,写得真切而合乎情理,实现了克里希那穆提意义上的“爱不是契约的产物”的悖论——不妨说,人物从性的恶劣侵入而最终达至爱欲的救赎。

二 熟悉张西礼的人都会知道,他是豫东这片古老土地哺育的一位作家,除了偶然的游历,一生几乎都在故乡生活,故而,对于故乡的风土人情与历史变故谙熟于心。《家在河南槐树营》一个重要的本事,就源自其对于故土风物的观察与感受和对历史文献的搜集,对客体事物内化于心、历经发酵之后,再以文字进行气息性的古旧还原,对依旧存留于古老的民间信息,进行强化性的呈现。其写作表明,故土的一切对他并非所谓知识,“而是一种光源和能量,是打通时空的屏障后,天地、古今、物我在大时空中的同怀和化合”(燎原语)。也正是由此开始,作者一步步地深入到豫东平原博大神秘的历史文

化腹地。我们也正是从这部厚重的文本里感受其艺术魅力。 在那些指涉乡土文学写作的论者眼里,如何处理方言土语显然是个焦点症结,这携带民俗的文化基因自然也是写作者要面对的或要做的艺术考量——那就是让方言土语在小说家的审美渗透与语言转换中得到高贵的提升,这意味着对于某些粗俗词语的过滤与剔除,无疑也是给地域性写作一个普遍性美学超越的一次机遇,作为具有诗人潜质的小说家,张西礼自然会在文本里予以更多的关注与甄别——或许就体现在其叙述性语言中。我们在这部小说里已经看出其努力的迹象,譬如在叙述中书面语的运用就体现出一种整体性的质朴中的优雅与深沉的文风。

在阅读中,每每惊叹于《家在河南槐树营》真实的细节描述,在这些细节里,让人感受到一部虚构性文字的可信。细节的重要性之于小说是不言而喻的,正如詹姆斯·伍德所言:“生活混沌的丰满细节而极少引导我们去注意,但文学教会我们如何留心”,真实且拥有“特性”的细节,让现实观察丰富有力起来,总会让读者眼前一亮,这是一个作家的慧眼所赋予的审美意义上的神秘启迪,从而抵达诗意的高妙。

诺瓦利斯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论:一部长篇小说必须完全是一个诗。诗如同哲学一样,是我们心情的一种和谐的情绪,在那里一切都美化了,每一种事物都找到了它本来的容貌,一切都找到了恰如其分的陪衬和环境。在一部真正富有诗意的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并且是那么神奇(高中甫译)。掩卷而思,张西礼《家在河南槐树营》这部篇幅巨制或许已经接近了诺瓦利斯的期许,不妨说,作者正在这条渗透诗意的写作中拓宽了乡土与历史文化题材文学的路径,就仿佛我们在作者追思性想象文字里,聆听着或诗语轰鸣的空谷之声。

三 热爱张西礼的人都会知道,他是豫东这片古老土地哺育的一位作家,除了偶然的游历,一生几乎都在故乡生活,故而,对于故乡的风土人情与历史变故谙熟于心。《家在河南槐树营》一个重要的本事,就源自其对于故土风物的观察与感受和对历史文献的搜集,对客体事物内化于心、历经发酵之后,再以文字进行气息性的古旧还原,对依旧存留于古老的民间信息,进行强化性的呈现。其写作表明,故土的一切对他并非所谓知识,“而是一种光源和能量,是打通时空的屏障后,天地、古今、物我在大时空中的同怀和化合”(燎原语)。也正是由此开始,作者一步步地深入到豫东平原博大神秘的历史文

化腹地。我们也正是从这部厚重的文本里感受其艺术魅力。 在那些指涉乡土文学写作的论者眼里,如何处理方言土语显然是个焦点症结,这携带民俗的文化基因自然也是写作者要面对的或要做的艺术考量——那就是让方言土语在小说家的审美渗透与语言转换中得到高贵的提升,这意味着对于某些粗俗词语的过滤与剔除,无疑也是给地域性写作一个普遍性美学超越的一次机遇,作为具有诗人潜质的小说家,张西礼自然会在文本里予以更多的关注与甄别——或许就体现在其叙述性语言中。我们在这部小说里已经看出其努力的迹象,譬如在叙述中书面语的运用就体现出一种整体性的质朴中的优雅与深沉的文风。

在阅读中,每每惊叹于《家在河南槐树营》真实的细节描述,在这些细节里,让人感受到一部虚构性文字的可信。细节的重要性之于小说是不言而喻的,正如詹姆斯·伍德所言:“生活混沌的丰满细节而极少引导我们去注意,但文学教会我们如何留心”,真实且拥有“特性”的细节,让现实观察丰富有力起来,总会让读者眼前一亮,这是一个作家的慧眼所赋予的审美意义上的神秘启迪,从而抵达诗意的高妙。